梁書

一二



列傳第四十四　梁書五十

散騎常侍姚思廉撰

文學下

劉峻字孝標平原平原人父珽宋始興內史峻生朞月母攜還鄉里宋泰始初青州陷魏峻年八歲爲人所略至中山中山富人劉實愍峻以

東帛贖之敎以書學魏人聞其江南有戚屬更
從之桑乾峻好學家貧寄人廡下自課讀書常
燎麻炬從夕達旦時或昏睡爇其髮既覺復讀
終夜不寐其精力如此齊永明中從桑乾得還
自謂所見不博更求異書聞京師有者必往祈
借清河崔慰祖謂之書淫時竟陵王子良博招
學士峻因人求爲子良國職吏部尚書徐孝嗣抑
而不許用爲南海王侍郎不就至明帝時蕭遙
欣爲豫州爲府刑獄禮遇甚厚遙欣尋卒久之

不調天監初召入西省與學士賀蹤典校祕書峻兄孝慶時爲青州刺史峻請假省之坐私載禁物爲有司所奏免官安成王秀好峻學及遷荆州引爲戶曹參軍給其書籍使抄録事類名曰類苑未及成復以疾去因遊東陽紫巖山築室居焉爲山棲志其文甚美高祖招文學之士有高才多被引進擢以不次峻率性而動不能隨衆沉浮高祖頗嫌之故不任用峻乃著辨命論以寄其懷曰主上嘗與諸名賢言及管輅歎其

有奇才而位不達時有在赤墀之下預聞斯議
歸以告余余謂士之窮通無非命也故謹述大
目因言其畧云臣觀管輅天才英偉珪璋特秀
實海內之髦傑豈日者卜祝之流而官止少府
丞年終四十八天之報施何其寡歟然則高才
而無貴仕饕餮而居大位自古所歎焉獨公明
而已哉故性命之道窮通之數天閼紛綸莫知
其辯仲任蔽其源子長闡其惑至於褐冠甕牖
必以玄天有期鼎貴高門則曰唯人所召譊譊

讓咋異端俱起蕭遠論其本而不暢其流子玄
語其流而未詳其本嘗試言之曰夫通生萬物
則謂之道生而無主謂之自然自然者物見其
然不知所以然同焉皆得不知所以得鼓動陶鑄
而不爲功庶類混成而非其力生之無亭毒之
心死之豈虔劉之志墜之淵泉非其怒昇之霄
漢非其悅蕩乎大乎萬寶以之化確乎純乎一
化而不易則謂之命命也者自天之命也定於
冥兆終然不變鬼神莫能預聖哲不能謀觸山

之力無以抗倒日之誠弗能感短則不可緩之於寸陰長則不可急之於箭漏至德未能踰上智所不免是以放勛之代浩浩襄陵天乙之時燋金流石文公躓其尾宣尼絶其糧顏回敗其叢蘭冉耕歌其芣苡夷叔斃淑媛之言子輿困臧倉之訴聖賢且猶若此而況庸庸者乎至乃伍員浮屍於江流三閭沈骸於湘渚賈大夫沮志於長沙馮都尉皓髮於郎署君山鴻漸鎩羽儀於高雲敬通鳳起摧迅翮於風次此豈才不足而

行有遺哉近代有沛國劉瓛瓛弟璡並一時之秀士也瓛則關西孔子通涉六經循循善誘服膺儒行璡則志烈秋霜心貞崐玉亭亭高竦不雜風塵皆毓德於衡門竝馳聲於天地而官有微於侍郎位不登於執戟相繼徂落宗祀無饗因斯兩賢以言古則昔之玉質金相英髦秀達皆擯斥於當年韞奇才而莫用候草木以共凋與麋鹿而同死膏塗平原骨填川谷湮滅而無聞者豈可勝道哉此則宰衡之與皁隸容彭之

後半葉第六七八九行下十二字原脫據明北監本補

與殤子猗頓之與黔婁陽文之與敦洽咸得之於自然不假道於才智故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其斯之謂矣然命體周流變化非一或先號後笑或始吉終凶或不召自來或因人以濟交錯紛糾循環倚伏非可以一理徵非可以一途驗而其道密微寂寥忽慌無形可以見無聲可以聞必御物以效靈亦憑人而成眾譬天王之冕旒任百官以司職而或者覩湯武之龍躍謂龕亂在神功聞孔墨之挺生謂英睿擅奇嚮視彭

韓之豹變謂鷙猛致人爵見張桓之朱綬謂明經拾青紫豈知有力者運之而趨乎故言而非命有六蔽焉余請陳其梗槩夫靡顏膩理哆噅顑頷形之異也朝秀辰終龜鶴千歲年之殊也聞言如響智昏菽麥神之辨也固知三者定乎造化榮辱之境獨曰由人是知二五而未識於十其蔽一也龍犀日角帝王之表河目龜文公侯之相撫鏡知其將刑壓紐顯其膺籙星虹樞電昭聖德之符夜哭聚雲鬱興王之瑞皆兆發

於前期渙汗於後兼若謂驅貔獸奮尺劒入紫微升帝道則未達窅冥之情未測神明之數其蔽二也空桑之里一變成洪川歷陽之都化為魚鱉楚師屠漢卒睢河鯁其流秦人坑趙士沸聲若雷電火炎崐岳礫石與琬琰俱焚嚴霜夜零蕭艾與芷蘭共盡雖游夏之英才伊顔之殆庶焉能抗之哉其蔽三也或曰明月之珠不能無纇夏后之璜不能無考故亭伯死於縣長長卿卒於園令才非不傑也主非不明也而碎結綠

之鴻輝殘懸黎之夜色抑尺之量有短哉若然者主父偃公孫弘對策不升第歷説而不入牧豕淄原見棄州部設令忽如過隙溘死霜露其爲詬恥豈崔馬之流乎及至開東閤列五鼎電照風行聲馳海外寧前愚而後智先非而終是將榮悴有定數天命有至極而謬生妍蚩其蔽四也夫虎嘯風馳龍興雲屬故重華立而元凱升辛受生而飛廉進然則天下善人少惡人多闇主衆明君寡而薰猶不同器梟鸞不接翼是

使渾沌檮杌踵武雲臺之上仲容庭堅耕耘巖石之下橫謂廢興在我無繫於天其蔽五也彼戎狄者人面獸心宴安鴆毒以誅殺爲道德以蒸報爲仁義雖大風立於青丘鑿齒奮於華野比其狼戾曾何足踰自金行不競天地版蕩左帶沸脣乘間電發遂覆瀍洛傾五都居先王之桑梓竊名號於中縣與三皇競其氓黎五帝角其區寓種落繁熾充牣神州嗚呼福善禍淫徒虛言耳豈非否泰相傾盈縮遞運而汩之以

人其蔽六也然所謂命者死生焉貴賤焉貧富焉理亂焉禍福焉此十者天之所賦也愚智善惡此四者人之所行也夫神非舜禹心異朱均才絓中庸在於所習是以素絲無恒玄黃代起鮑魚芳蘭入而自變故季路學於仲尼厲風霜之節楚穆謀於潘崇成悖逆之禍而商臣之惡盛業光於後嗣仲由之善不能息其結纓斯則邪正由於人吉凶存乎命或以鬼神害盈皇天輔德故宋公一言法星三徙殷帝自翦千里來

雲善惡無徵未洽斯義且于公高門以待封嚴
母掃墓以望喪此君子所以自彊不息也如使
仁而無報奚為修善立名乎斯徑廷之辭也夫
聖人之言顯而晦微而婉幽遠而難聞河漢而
不極或立教以進庸情 或言命以窮性靈積善
餘慶立教也鳳鳥不至言命也今以其片言辯
其要趣何異乎夕死之類而論春秋之變哉且
荆昭德音丹雲不卷周宣祈雨珪璧斯罄于叟
種德不逮勛華之高延年殘獷未甚東陵之酷

爲善一爲惡均而禍福異其流廢興殊其迹蕩蕩上帝豈如是乎詩云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故善人爲善焉有息哉夫食稻粱進芻豢衣狐貉襲氷紈觀窈眇之音僻聽雲和之琴瑟此生人之所急非有求而爲也修道德習仁義敦孝悌立忠貞漸禮樂之腴潤蹈先王之盛則此君子之所急非有求而爲也然則君子居正體道樂天知命明其無可奈何識其不由智力逝而不召來而不距生而不喜死而不慼瑤臺夏屋不

能悅其神土室編𨓯未足憂其慮不充詘於富貴不逴逴於所欲豈有史公董相不遇之文乎論成中山劉沼致書以難之凡再反峻益爲申析以荅之會沼卒不見峻後報者峻乃爲書以序之曰劉侯既有斯難值余有天倫之感竟未之致也尋而此君長逝化爲異物緒言餘論蘊而莫傳或有自其家得而示余者悲其音徽未沬而其人已亡青簡尚新而宿草將列泫然不知涕之無從雖隙駟不留尺波電謝而秋菊春

蘭英華靡絕故存其梗槩更酬其旨若使墨翟之言無爽宣室之談有徵冀東平之樹望咸陽而西靡蓋山之泉聞弦歌而赴節但懸劒空壟有恨如何其論文多不載峻又嘗爲自序其略曰余自比馮敬通而有同之者三異之者四何則敬通雄才冠世志剛金石余雖不及之而節亮慷慨此一同也敬通值中興明君而終不試用余逢命世英主亦擯斥當年此二同也敬通有忌妻至於身操井臼余有悍室亦令家道

轗軻此三同也敬通當更始之世手握兵符躍
馬食肉余自少迄長戚戚無懽此一異也敬通
有一子仲文官成名立余禍同伯道永無血胤
此二異也敬通膂力方剛老而益壯余有犬馬
之疾溘死無時此三異也敬通雖芝殘蕙焚終
填溝壑而爲名賢所慕其風流鬱烈芬芳久而
彌盛余聲塵寂漠世不吾知魂魄一去將同秋草
此四異也所以自力爲叙遺之好事云峻居東
陽吳會人士多從其學普通二年卒時年六十

門人謚曰玄靖先生
劉訏字明信中山魏昌人六代祖輿晉驃騎將
軍訏幼善屬文旣長博學仕齊起家奉朝請冠
軍行參軍天監初拜後軍臨川王記室參軍秣
陵令卒
謝幾卿陳郡陽夏人曾祖靈運宋臨川內史父
超宗齊黃門郎竝有重名於前代幾卿幼清辯
當世號曰神童後超宗坐事徙越州路出新亭
渚幾卿不忍辭訣遂投赴江流左右馳救得不

沈溺及居父憂哀毀過禮服闋召補國子生齊文惠太子自臨策試謂祭酒王儉曰幾卿本長玄理今可以經義訪之儉承旨發問幾卿隨事辨對辭無滯者文惠大稱賞焉儉謂人曰謝超宗爲不死矣既長好學博涉有文采起家豫章王國常侍累遷車騎法曹行參軍相國祭酒出爲寧國令入補尚書殿中郎太尉晉安王主簿天監初除征虜鄱陽王記室尚書三公侍郎尋爲治書侍御史舊郎官轉爲此職者世謂爲南

奔幾卿頗失志多陳疾臺事略不復理徙爲散騎侍郎累遷中書郎國子博士尚書左丞幾卿詳悉故實僕射徐勉每有疑滯多詢訪之然性通脫會意便行不拘朝憲嘗預樂遊苑宴不得醉而還因詣道邊酒壚停車褰幔與車前三騶對飲時觀者如堵幾卿處之自若後以在省署夜著犢鼻褌與門生登閣道飲酒酣嘑爲有司糾奏坐免官尋起爲國子博士俄除河東太守秩未滿陳疾解尋除太子率更令遷鎮衞南平

王長史普通六年詔遣領軍將軍西昌侯蕭深藻督衆軍北伐幾卿啓求行擢爲軍師長史加威戎將軍軍至渦陽退敗幾卿坐免官居宅在白楊石井朝中交好者載酒從之賓客滿坐時左丞庾仲容亦免歸二人意志相得並肆情誕縱或乘露車歷遊郊野既醉則執鐸挽歌不屑物議湘東王在荆鎮與書慰勉之幾卿答曰下官自奉違南浦卷迹東郊望日臨風瞻言佇立仰尋惠渥陪奉遊宴漾桂棹於清池席落英於曾

岨蘭香兼御羽觴競集側聽餘論沐浴玄流濤波之辯懸河不足譬春藻之辭麗文無以匹莫不相顧動容服心勝口不覺春日爲遙更謂脩夜爲促嘉會難常摶雲易遠言念如昨忽焉素秋恩光不遺善謔遠降因事罷歸豈云栖　匪啇官理就一廛田家作苦實符清誨本乏金羈之飾無假玉璧爲資徒以老使形疎疾令心阻沈滯牀簟彌歷七旬夢幻俄頃憂傷在念竟知無益思自祛遣尋理滌意即以任命爲膏酥醍鏡照

形飄以支離代萱樹故得仰慕徽猷永言前哲鬼谷深栖接輿高舉遯名屠肆發迹關市其人緬邈餘流可想若令亡者有知寧不縈悲玄壤悵隔芳塵如其逝者可作必當昭被光景懽同遊豫使夫一介老圃得造虛心末席去日已踈來侍未孱連劒飛鳬擬非其類懷私茂德竊用涕零幾卿雖不持檢操然於家門篤睦兄才卿早卒其子藻幼孤幾卿撫養甚至及藻成立歷清官公府祭酒主簿皆幾卿獎訓之力也世以

此稱之幾卿未及序用病卒文集行於世

劉勰字彥和東莞莒人祖靈眞宋司空秀之弟也父尚越騎校尉勰早孤篤志好學家貧不婚娶依沙門僧祐與之居處積十餘年遂博通經論因區別部類録而序之今定林寺經藏勰所定也天監初起家奉朝請中軍臨川王宏引兼記室遷車騎倉曹參軍出爲太末令政有清績除仁威南康王記室兼東宮通事舍人時七廟饗薦已用蔬果而二郊農社猶有犧牲勰乃表

言郊宜與七廟同改詔付尚書議依勰所陳
遷步兵校尉兼舍人如故昭明太子好文學深
愛接之初勰撰文心雕龍五十篇論古今文體
引而次之其序曰夫文心者言爲文之用心也
昔涓子琴心王孫巧心心哉美矣夫故用之焉
古來文章以雕縟成體豈取騶奭羣言雕龍也
夫宇宙緜邈黎獻紛雜拔萃出類智術而已歲
月飄忽性靈不居騰聲飛實制作而已夫肖貌
天地稟性五才擬耳目於日月方聲氣乎風雷

其超出萬物亦已靈矣形甚草木之脆名踰金石之堅是以君子剏世樹德建言豈好辯哉不得已也予齒在踰立嘗夜夢執丹漆之禮器隨仲尼而南行旦而寤廼怡然而喜大哉聖人之難見也廼小子之垂夢歟自生人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敷讚聖旨莫若注經而馬鄭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唯文章之用實經典枝條五禮資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煥軍國所以昭明詳其本源莫非經典而

去聖久遠文體解散辭人愛奇言貴浮詭飾羽
尚畫文繡鞶帨離本彌甚將遂訛濫蓋周書論
辭貴乎體要尼父陳訓惡乎異端辭訓之異宜
體於要於是搦筆和墨乃始論文詳觀近代之
論文者多矣至如魏文述典陳思序書應瑒文
論陸機文賦仲治流別弘範翰林各照隅隙鮮
觀衢路或臧否當時之才或銓品前修之文或
汎舉雅俗之旨或撮題篇章之意魏典密而不
周陳書辯而無當應論華而踈略陸賦巧而碎

亂流別精而少功翰林淺而寡要又君山公幹之徒吉甫士龍之輩汎議文意往往間出並未能振葉以尋根觀瀾而索源不述先哲之誥無益後生之慮蓋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師乎聖體乎經酌乎緯變乎騷文之樞紐亦云極矣若乃論文叙筆則囿別區分原始以表末釋名以章義選文以定篇敷理以舉統上篇以上綱領明矣至於割情析表籠圈條貫摛神性圖風勢苞會通閱聲字崇替於時序褒貶於才略怊悵於

知音耿介於程器長懷序志以馭羣篇下篇以下毛目顯矣位理定名彰乎大易之數其為文用四十九篇而已夫銓叙一文為易彌綸羣言為難雖復輕采毛髮深極骨髓或有曲意密源似近而遠辭所不載亦不勝數矣及其品評成文有同乎舊談者非雷同也勢自不可異也有異乎前論者非苟異也理自不可同也同之與異不屑古今擘肌分理唯務折衷案轡文雅之場而環絡藻繪之府亦幾乎備矣但言不盡意

聖人所難識在缾管何能矩矱茫茫徃代既洗
予聞眇眇來世儻塵彼觀既成未爲時流所稱
勰自重其文欲取定於沈約約時貴盛無由自
達乃負其書候約出干之於車前狀若貨鬻者
約便命取讀大重之謂爲深得文理常陳諸几
案然勰爲文長於佛理京師寺塔及名僧碑誌
必請勰製文有敕與慧震沙門於定林寺撰經
證功畢遂啓求出家先燔鬢髮以自誓敕許之
乃於寺變服改名慧地未朞而卒文集行於世

王籍字文海琅邪臨沂人祖遠宋光祿勳父僧祐齊驍騎將軍籍七歲能屬文及長好學博涉有才氣樂安任昉見而稱之嘗於沈約坐賦詠得燭甚爲約賞齊末爲冠軍行參軍累遷外兵記室天監初除安成王主簿尚書三公郎廷尉正歷餘姚錢塘令並以放免久之除輕車湘東王諮議參軍隨府會稽郡境有雲門天柱山籍嘗遊之或累月不反至若邪溪賦詩其略云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當時以爲文外獨絕還爲大司

馬從事中郎遷中散大夫尤不得志遂徒行市
道不擇交遊湘東王爲荆州引爲安西府諮議
參軍帶作塘令不理縣事日飲酒人有訟者鞭
而遣之少時卒文集行於世子碧亦有文才先
籍卒
何思澄字元靜東海郯人父敬叔齊征東録事
參軍餘杭令思澄少勤學工文辭起家爲南康
王侍郎累遷安成王左常侍兼太學博士平南安
成王行參軍兼記室隨府江州為遊廬山詩沈

約覽之大相稱賞自以爲弗逮約郊居宅新構閣齋因命工書人題此詩於壁傅昭常請思澄製釋奠詩辭又典麗除廷尉正天監十五年敕太子詹事徐勉舉學士入華林撰徧略勉舉思澄等五人以應選遷治書侍御史宋齊以來此職稍輕天監初始重其選車前依尚書二丞給三騶執盛印青囊舊事糾彈官印綬在前故也久之遷秣陵令入兼東宮通事舍人除安西湘東王録事參軍兼舍人如故時徐勉周捨以才

具當朝竝好思澄學常遞日招致之昭明太子薨出為黟縣令遷除宣惠武陵王中録事參軍卒官時年五十四文集十五卷初思澄與宗人遜及子朗俱擅文名時人語曰東海三何子朗最多思澄聞之曰此言誤耳如其不然故當歸遜思澄意謂宜在已也子朗字世明早有才思工清言周捨每與共談服其精理嘗為敗冢賦擬莊周馬棰其文甚工世人語曰人中爽爽何子朗歷官員外散騎侍郎出為固山令卒時年二

十四文集行於世
劉杳字士深平原平原人也祖乘人宋冀州刺史父聞慰齊東陽太守有清績在齊書良政傳杳年數歲徵士明僧紹見之撫而言曰此兒實千里之駒十三丁父憂每哭哀感行路天監初爲太學博士宣惠豫章王行參軍杳少好學博綜羣書沈約任昉以下每有遺忘皆訪問焉嘗於約坐語及宗廟犧樽約云鄭玄荅張逸謂爲畫鳳皇尾婆娑然今無復此器則不依古杳曰此

言未必可　按古者樽彝皆刻木爲鳥獸鑿頂及背以出內酒頃魏世魯郡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樽作犧牛形晉永嘉賊曹嶷於青州發齊景公冢又得此二樽形亦爲牛象二處皆古之遺器知非虛也約大以爲然約又云何承天纂文竒博其書載張仲師及長頸王事此何出杳曰仲師長尺二寸唯出論衡長頸是毗騫王朱建安扶南以南記云古來至今不死約即取二書尋檢一如杳言約郊居宅時新構閣齋

杳爲賛二首幷以所撰文章呈約約即命工書人題其賛于壁仍報杳書曰生平愛嗜具不在人中林壑之懽多與事奪日暮塗殫此心往矣猶復少存閑遠徵懷淸曠結宇東郊匪云止息政復頗寄夙心時得休偃仲長遊居之地休璉所述之美望慕空深何可髣髴君愛素情多惠以二賛辭采妍富事義畢舉句韻之間光影相照便覺此地自然十倍故知麗辭之益其事弘多輒當置之閣上坐卧嗟覽別卷諸篇並爲名製

又山寺既爲警策諸賢從時復髙奇解頣愈疾義兼乎此遲比叙會更共申析其爲約所賞如此又在任昉坐有人餉昉榼酒而作榐字昉問杳此字是不杳對曰葛洪字苑作木旁若昉又曰酒有千日醉當是虛言杳云桂陽程鄉有千里酒飲之至家而醉亦其例也昉大驚曰吾自當遺忘實不憶此杳云出楊元鳳所撰置郡事元鳳是魏代人此書仍載其賦云三重五品商溪擦里時即檢楊記言皆不差王僧孺被敕撰譜訪

杳血脉所因杳云桓譚新論云太史三世表旁
行邪上並效周譜以此而推當起周代僧孺歎
曰可謂得所未聞周捨又問杳尚書官著紫荷
橐相傳云挈囊竟何所出杳荅曰張安世傳曰持
橐簪筆事孝武皇帝數十年韋昭張晏注並
云橐囊也近臣簪筆以待顧問范岫撰字書
音訓又訪杳焉其博識彊記皆此類也尋佐周
捨撰國史出爲臨津令有善績秩滿縣人三百
餘人詣闕請留敕許焉杳以疾陳解還除雲麾

晉安王府參軍詹事徐勉舉沓及顧協等五人
入華林撰徧略書成以本官兼廷尉正又以足
疾解因著林庭賦王僧孺見之歎曰郊居以後
無復此作普通元年復除建康正遷尚書駕部
郎數月徙署儀曹郎僕射勉以臺閣文議專委
沓焉出爲餘姚令在縣清潔人有饋遺一無所
受湘東王發教褒稱之還除宣惠湘東王記
室參軍毋憂去職服闋復爲王府記室兼東宮
通事舍人大通元年遷步兵校尉兼舍人如故

昭明太子謂杳曰酒非卿所好而爲酒廚之職
政爲不愧古人耳俄有敕代裴子野知著作郎
事昭明太子太子薨新宮建舊人例無停者敕
特留杳焉仍注太子徂歸賦稱爲博悉僕射何敬
容奏轉杳王府諮議高祖曰劉杳須先經中書
仍除中書侍郎尋爲平西湘東王諮議參軍兼
舍人知著作如故遷爲尚書左丞大同二年卒
官時年五十杳治身清儉無所嗜好爲性不自
伐不論人短長及覩釋氏經教常行慈忍天監十

七年自居母憂便長斷腥羶持齋蔬食及臨終遺命斂以法服載以露車還葬舊墓隨得一地容棺而已不得設靈筵祭醊其子遵行之杳自少至長多所著述撰要雅五卷楚辭草木疏一卷高士傳二卷東宮新舊記三十卷古今四部書目五卷並行於世

謝徵字玄度陳郡陽夏人高祖景仁宋尚書左僕射祖稚宋司徒主簿父璟少與從叔朏俱知名齊竟陵王子良開西邸招文學璟亦預焉隆

昌中爲明帝驃騎諮議參軍領記室遷中書郎晉安内史高祖平京邑爲霸府諮議梁臺黄門郎天監初累遷司農卿祕書監左民尚書明威將軍東陽太守高祖用爲侍中固辭年老求金紫未序會疾卒徽幼聰慧瓌異之常謂親從曰此兒非常器所憂者壽若天假其年吾無恨矣旣長美風釆好學善屬文初爲安西安成王法曹遷尚書金部三公二曹郎豫章王記室兼中書舍人遷除平北諮議參軍兼鴻臚卿舍人如

故徵與河東裴子野沛國劉顯同官友善子野
甞爲寒夜直宿賦以贈徵徵爲感友賦以酬之
時魏中山王元略還北高祖餞於武德殿賦詩
三十韻限三刻成徵二刻便就其辭甚美高祖
再覽焉又爲臨汝侯淵猷製放生文亦見賞於
世中大通元年以父喪去職續又丁母憂詔起
爲貞威將軍還攝本任服闋除尚書左丞三年
昭明太子薨高祖立晉安王諱爲皇太子將出
詔唯召尚書左僕射何敬容宣惠將軍孔休源

及徵三人與議徵時年位尚輕而任遇已重四年累遷中書郎鴻臚卿舍人如故六年出爲北中郎豫章王長史南蘭陵太守大同二年卒官時年三十七友人琅邪王籍集其文爲二十卷

臧嚴字彥威東莞莒人也曾祖壽宋左光禄祖凝齊尚書右丞父稜後軍參軍嚴幼有孝性居父憂以毀聞孤貧勤學行止書卷不離於手初爲安成王侍郎轉常侍從叔未甄爲江夏郡攜嚴之官於途作屯遊賦任昉見而稱之又作七筭

辭亦富麗性孤介於人間未嘗造請僕射徐勉欲識之嚴終不詣還冠軍行參軍侍湘東王讀累遷王宣惠輕車府參軍兼記室嚴於學多所諳記尤精漢書諷誦略皆上口王嘗自執四部書目以試之嚴自甲至丁卷中各對一事并作者姓名遂無遺失其博洽如此王遷荆州隨府轉西中郎安西録事參軍歷監義陽武寧郡累任皆蠻左前郡守常選武人以兵鎮之嚴獨以數門生單車入境羣蠻悅服遂絶寇盜王入爲

石頭戍軍事除安右錄事王遷江州爲鎮南諮
議參軍卒官文集十卷
伏挺字士標父晒爲豫章内史在良吏傳挺幼
敏寤七歲通孝經論語及長有才思好屬文爲
五言詩善効謝康樂體父友人樂安任昉深相
歎異常曰此子目下無雙齊末州舉秀才對策爲
當時第一高祖義師至挺迎謁於新林高祖見
之甚悅謂曰顏子引爲征東行參軍時年十八
天監初除中軍參軍事宅居在潮溝於宅講論

語聽者傾朝遷建康正俄以刻免久之入爲尚書儀曹郎遷西中郎記室參軍累爲晉陵武康令罷縣還仍於東郊築室不復仕挺少有盛名又善劇當世朝中勢素多與交遊故不能久事隱靖時僕射徐勉以疾假還宅挺致書以觀其意曰昔士德懷顧戀興數日輔嗣思友情勞一句故知深心所係貴賤一也況復恩隆世親義重知己道庇生人德弘覆蓋而朝野懸隔山川邈殊雖咳唾時沾而顏色不覯東山之歎豈

云旋復西風可懷孰能無思加以靜居右廓處顧影莫酬秋風四起園林易色涼野寂寞寒蛩吟叫懐抱不可直置情慮不能無託時因吟詠動輙盈篇楊生沈鬱且猶覆盎惠子五車彌多踳駁一日聊呈小文不期過賞還逮隆渥累牘兼翰紙縟字磨誦復無已徒恨許與過當有傷準的昔子建不欲妄讚陳琳恐見嗤喘後代今之過奢餘論將不有累清談挺窴迹草莱事絕聞見藉以謳謡得之輿牧仰承有事矻石仍成簡

通娛腸悅耳稍從擯落宴處榮觀務在滌除綺羅絲竹二列頗遣方丈貪案三梧僅存故以道變區中情沖域外操彼絃誦實茲觀揖追留侯之郤粒念韓鄉之辭榮睠想東都屬懷南岳鑽仰來既有符下風雖云幸甚然則未喻雖復帝道康寧走馬行郤由庚得所寅亮有歸悠悠之人展氏猶且攘袂浩浩白水甯叟方欲褰裳是知君子拯物義非徇已思與赤松子遊誰其克遂願驅之仁壽綏此多福雖則不言四時行矣

然後黔首有庇薦紳靡奪白駒不在空谷居者羊
豫蒙其賚豈不休哉豈不休哉昔杜眞自閉深
室郎宗絶迹幽野難矣誠非所希井丹高潔相
如慢世尚復遊涉權門雍容鄉邑常謂此道爲
泰毋竊慕之方念擁篲延思以陳侍者請至農
隙無待邀求挺誠好屬文不會今世不能促節
局步以應流俗事等昌菹謬彼偏嗜是用不羞
固陋無憚龍門昔敬通之賞景卿孟公之知仲
蔚止乎通人猶稱盛美況在時宗彌爲未易近

以蒲槧勿用箋素多闕聊効東方獻書丞相須得善寫更請潤訶儻逢子庚比復削牘勉報曰復覽來書累牘兼翰事苞出處言兼語默事義周悉意致深遠發函伸紙倍增憤歎卿雄州擢秀弱冠升朝穿綜百家佃漁六學觀眸表其韶慧視色見其英朗若魯國之名駒邁雲中之白鶴及占顯邑試吏腴壤將有武城弦歌桐鄉謠詠豈與卓魯斷斷同年而語邪方當見賞良能有加寵授飾茲簪帶寘彼周行而欲遠慕卷舒

用懷愚智既知益之爲累爰悟滿則辭多高蹈風塵良所欽挹況以金商戒節素秋御序蕭條林野無人相樂偃臥墳籍遊浪儒玄物我兼忘寵辱誰滯誠乃歡羨用有殊同今遨遊聽傍求興懷寤宿白駒空谷幽人引領貧賤爲恥鳥獸難羣故當捐此薜蘿出從鵷鷺無乖隱顯不亦休哉吾智之佐時才勲濟世稟承朝則不敢荒寧力弱途遙愧心非一天下有道堯人何事得因疲病念從閑逸若使車書混合尉候無警作

樂制禮紀石封山然後乃返服衡門實爲多年
但夙有風疾遘茲虛眩瘠類士安羸同長孺簿
領沈廢臺閣未理娛耳爛腸因事而息非關欲
追松子遠慕留侯者乃天假之年自當靖恭所
職擬非倫匹良覺辭費覽復循環爽焉如失清
塵獨遠白雲飄蕩依然何極猥降書札示之文
翰覽復成誦流連縟紙昔仲宣才敏藉中郎而
表譽正平穎悟賴北海以騰聲望古料今吾有
慙德儻成卷帙力爲稱首無令獨耀隨掌空使

辭人扼腕式閭願見宜事埽門亦有來思赴其懸榻輕苔魚網別當以薦城闕之歎曷日無懷所遲萱蘇書不盡意挺後遂出仕尋除南臺治書因事納賄當被推劾挺懼罪遂變服爲道人久之藏匿後遇赦乃出大心寺會邵陵王爲江州攜挺之鎭王好文義深被恩禮挺因此還俗復隨王遷鎭郢州徵入爲京尹挺留夏首久之還京師太清中客遊吳興吳郡侯景亂中卒著邇說十卷文集二十卷子知命先隨挺事邵陵

主掌書記亂中王於郢州奔敗知命仍下投侯
景景常以其父宦途不至深怨朝廷遂盡心事景
景襲郢州圍巴陵軍中書檄皆其文也及景篡
位為中書舍人專任權寵勢傾內外景敗被執
送江陵於獄中幽死挺弟捶亦有才名先為邵
陵王所引歷為記室中記室參軍

庾仲容字仲容潁川鄢陵人也晉司空冰六代
孫祖徽之宋御史中丞父漪齊邵陵王記室仲
容幼孤為叔父泳所養既長杜絕人事專精篤

前半葉第一二行及第三行上七字下二字第四五行下二字原缺據明北監本補

學書夜手不輟卷初爲安西法曹行參軍泳時已貴顯吏部尚書徐勉擬泳子晏嬰爲宮僚泳垂泣曰兄子幼孤人才粗可願以晏嬰所忝迴用之勉許焉因轉仲容爲太子舍人遷安成王主簿時平原劉孝標亦爲府佐竝以彊學爲王所禮接遷晉安功曹史歷爲永康錢唐武康令治縣竝無異績多被劾久之除安成王中記室當出隨府皇太子以舊恩特降餞宴賜詩曰孫生陟陽道吳子朝歌縣未若樊林擧置酒臨華

殿時輩榮之遷安西武陵王諮議參軍除尚書
左丞坐推糾不直免仲容博學少有盛名頗任
氣使酒好危言高論士友以此少之唯與王籍
謝幾卿情好相得二人時亦不調遂相追隨誕
縱謀飲不復持檢操久之復爲諮議參軍出爲
黟縣令及太清亂客遊會稽遇疾卒時年七十
四仲容抄諸子書三十卷衆家地理書二十卷
列女傳三卷文集二十卷並行於世
陸雲公字子龍吳郡人也祖閑州別駕父完寧

遷長史雲公五歲誦論語毛詩九歲讀漢書略能記憶從祖倕沛國劉顯質問十事雲公對無所失顯歎異之旣長好學有才思州舉秀才累遷宣惠武陵王平西湘東王行參軍雲公先製太伯廟碑吳興太守張纘罷郡經途讀其文歎曰今之蔡伯喈也纘至都掌選言之於高祖召兼尚書儀曹郎頃之即眞入直壽光省以本官知著作郎事俄除著作郎累遷中書黃門郎並掌著作雲公善弈碁常夜侍御坐武冠觸燭火

高祖笑謂曰燭燒卿貂高祖將用雲公爲侍中故以此言戲之也是時天淵池新製鯿魚舟形闊而短高祖暇日常汎此舟在朝唯引太常劉之遴國子祭酒到溉右衛朱异雲公時年位尚輕亦預焉其恩遇如此太清元年卒時年三十七高祖悼惜之手詔曰給事黃門侍郎掌著作陸雲公風尚優敏後進之秀奄然殂謝良以惻然可剋日舉哀賻錢五萬布四十匹張纘時爲湘州與雲公叔襄兄晏子書曰都信至承賢兄

子賢弟黃門殞折非唯貴門喪寶實有識同
悲痛惋傷惜不能已尸賢兄子賢弟神情早著
標令弱年經目所覩殆無再問懷橘抱柰禀自
天情倨坐列薪非因外奬學以聚之則一箸能
立問以辯之則師心獨寤始踰弱歲辭藝通洽
升降多士秀也詩流見與齒過肩隨禮殊拜絕
懷抱相得忘其年義朝遊夕宴一載于斯翫古
披文終晨訖暮平生知舊零落稍盡老夫記意
其數幾何至若此生寧可多過賞心樂事所寄

伊人弟遷職瀟湘維舟洛汭將離之際彌見情款夕次帝郊亟淹信宿徘徊握手忍分岐路行役數年覊病侵迫識慮惛怳久絕人世憑几口授素無其功翰動若飛彌有多愧京洛遊故咸成雲雨唯有此生音塵數嗣形迹之外不爲遠近陽情襟素之中豈以風霜改節客遊半紀志切首丘日望東歸更敦昔款如何此別永成異世揮袂之初人誰自保但恐衰謝無復前期不謂華齡方春掩質埋玉之恨撫事多情想引進

之情懷抱素篤友于之至兼深家寶奄有此恤當何可言臨白增悲言以無次雲公從兄才子亦有才名歷官中書郎宣成王友太子中庶子廷尉卿先雲公卒才子雲公文集竝行於世

任孝恭字孝恭臨淮臨淮人也曾祖農夫宋南豫州刺史孝恭幼孤事母以孝聞精力勤學家貧無書常崎嶇從人假借每讀一徧諷誦略無所遺外祖丘它與高祖有舊高祖聞其有才學召入西省撰史初爲奉朝請進直壽光省爲司

文侍郎俄兼中書通事舍人敕遣製建陵寺剎
下銘又啓撰高祖集序文竝富麗自是專掌公
家筆翰孝恭爲文敏速受詔立成若不留意每
奏高祖輒稱善累賜金帛孝恭少從蕭寺雲法
師讀經論明佛理至是蔬食持戒信受甚篤而
性頗自伐以才能尚人於時輩中多有忽略世
以此少之太清二年侯景寇逼孝恭啓募兵隸
蕭正德屯南岸及賊至正德舉衆入賊孝恭還
赴臺臺門已閉因奔入東府尋爲賊所攻城陷

見害文集行於世

顏協字子和琅邪臨沂人也七代祖含晉侍中國子祭酒西平靖矦父見遠博學有志行初齊和帝之鎮荆州也以見遠為録事參軍及即位於江陵以為治書侍御史俄兼中丞高祖受禪見遠乃不食發憤數日而卒高祖聞之曰我自應天從人何預天下士大夫事而顏見遠乃至於此也協幼孤養於舅氏少以器局見稱博涉羣書工於草隸釋褐湘東王國常侍又兼府記

室世祖出鎮荆州轉正記室時吳郡顧協亦在
蕃邸與協同名才學相亞府中稱爲二協舅陳
郡謝暕卒協以有鞠養恩居喪如伯叔之禮議
者重焉又感家門事義不求顯達恒辭徵辟遊
於蕃府而已大同五年卒時年四十二世祖甚
歎惜之爲懷舊詩以傷之其一章曰弘都多雅
度信乃含賓實鴻漸殊未昇上才淹下秩協所
撰晉仙傳五篇日月災異圖兩卷遇火湮滅有
二子之儀之推竝早知名之推承聖中仕至正

員郎中書舍人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魏文帝稱古之文人鮮能以名節自全何哉夫文者妙發性靈獨拔懷抱易邈等夷必興矜露大則凌慢侯王小則傲蔑朋黨速忌離訧啓自此作若夫屈賈之流斥桓馮之擯放豈獨一世哉蓋恃才之禍也羣士值文明之運摛豔藻之辭無鬱抑之虞不遭向時之患美矣劉氏之論命之徒也命也者聖人罕言歟就而必之非經意也

列傳第四十四文學下　梁書五十

列傳第四十五　梁書五十一

散騎常侍姚　思廉　撰

處士

何點 弟胤　阮孝緒

陶弘景

諸葛璩

沈顗

劉慧斐

范元琰

劉訏

劉歊

庾詵

張孝秀

庾承先

易曰君子遯世無悶獨立不懼孔子稱長沮桀溺隱者也古之隱者或恥聞禪代高讓帝王以萬乘爲垢辱之死亡而無悔此則輕生重道希世間出隱之上者也或託仕監門寄臣柱下居

易而以求其志處汙而不愧其色此所謂大隱
隱於市朝又其次也或躶體佯狂盲瘖絕世棄
禮樂以反道忍孝慈而不恤此全身遠害得大
雅之道又其次也然同不失語默之致有幽人
貞吉矣與夫沒身亂世爭利干時者豈同年而
語哉孟子曰今人之於爵祿得之若其生失之
若其死淮南子曰人皆鑒於止水不鑒於流潦
夫可以揚清激濁抑貪止競其惟隱者乎自古
帝王莫不崇尚其道雖唐堯不屈巢許周武不

降夷齊以漢高肆慢而長揖黃綺光武按法而折意嚴周自茲以來世有人矣有梁之盛繼紹風猷斯乃道德可宗學藝可範故以備處士篇云

何點字子晳廬江灊人也祖尚之宋司空父鑠宜都太守鑠素有風疾無故害妻坐法死點年十一幾至滅性及長感家禍欲絕婚宦尚之彊爲之娶琅邪王氏禮畢將親迎點累涕泣求執本志遂得罷容貌方雅博通羣書善談論家本甲族親姻多貴仕點雖不入城府而遨遊人

世不簪不帶或駕柴車躡草屩恣心所適致醉而歸士大夫多慕從之時人號爲通隱兄求亦隱居吳郡獸丘山求卒點菜食不飲酒訖于三年要帶減半宋泰始末徵太子洗馬齊初累徵中書郎太子中庶子並不就與陳郡謝瀹吳國張融會稽孔稚珪爲莫逆友從弟遁以東籬門園居之稚珪爲築室焉園內有卞忠貞冢點植花卉於冢側每飲必舉酒酹之初褚淵王儉爲宰相點謂人曰我作齊書贊云淵既世族儉

亦國華不賴舅氏遑恤國家王儉聞之欲候點知不可見乃止豫章王嶷命駕造點點從後門遁去司徒竟陵王子良欲就見之點時在法輪寺子良乃往請點角巾登席子良欣悅無已遺點嵇叔夜酒杯徐景山酒鎗點少時嘗患渴痢積歲不愈後在吳中石佛寺建講於講所晝寢夢一道人形貌非常授丸一掬夢中服之自此而差時人以爲淳德所感性通脫好施與遠近致遺一無所逆隨復散焉嘗行經朱雀門街有

自車後盜點衣者見而不言傍有人擒盜與之點乃以衣施盜盜不敢受點命告有司盜懼乃受之催令急去點雅有人倫識鑒多所甄拔知吳興丘遲於幼童稱濟陽江淹於寒素悉如其言點既老又娶魯國孔嗣女嗣亦隱者也點雖婚亦不與妻相見築別室以處之人莫諭其意也吳國張融少時免官而為詩有高尚之言點荅詩曰昔聞東都日不在簡書前雖戲也而融久病之及點後婚融始為詩贈點曰惜哉何居

士薄暮邁荒娃點亦病之而無以釋也高祖與
點有舊及踐阼手詔曰昔因多暇得訪逸軌坐
脩竹臨清池忘今語古何其樂也暫覺別丘園十
有罷載人事艱阻亦何可言自應運在天毋息
相見密邇物色勞甚山阿嚴光排九重踐九等
談天人敘故舊有所不臣何傷於高文先以皮
弁謁子桓佰況以穀綃見文叔求之往策不無
前例今賜卿鹿皮巾等後數日望能入也點以
巾褐引入華林園高祖甚悅賦詩置酒恩禮如

舊仍下詔曰前徵士何點高尚其道志安容膝脫落形骸栖志窅冥朕日昃思治尚想前哲況親得同時而不與爲政喉脣任切必俟邦良誠望惠然屈居獻替可徵爲侍中辭疾不赴乃復詔曰徵士何點居貞物表縱心塵外夷坦之風率由自遠往因素志頗申讌言眷彼子陵情兼惟舊昔仲虞遺俗受俸漢朝安道勉志不辭晉祿此蓋前代盛軌往賢所同可議加資給並出在所日契資須太官別給既人高曜卿故事同

垣下天監三年卒時年六十八詔曰新除侍中何點栖遲衡泌白首不渝奄至殞喪倍懷傷惻可給第一品材一具賻錢二萬布五十匹喪事所須內監經理又敕點弟胤曰賢兄徵君弱冠拂衣華首一操心遊物表不滯近跡脫落形骸寄之遠理性情勝致遇興彌高文會酒德撫際逾遠朕膺籙受圖思長聲教朝多君子既貴成雅俗野有外臣宜弘此難進方頼清徽式隆大業昔在布衣情期早著資以仲虞之秩待以

子陵之禮聽覽暇日角巾引見窅然汾射茲焉
有託一旦萬古良懷震悼卿友于純至親從凋
亡偕老之願致使反奪纆綿永恨伊何可任永
矣柰何點無子宗人以其從弟耿子遲任爲嗣
胤字子季點之弟也年八歲居憂哀毀若成人
既長好學師事沛國劉瓛受易及禮記毛詩又
入鍾山定林寺聽內典其業皆通而縱情誕節
時人未之知也唯瓛與汝南周顒深器異之起
家齊祕書郎遷太子舍人出爲建安太守爲

政有恩信民不忍欺每伏臘放囚還家依期而
返入爲尚書三公郎不拜遷司徒主簿注易又
解禮記於卷背書之謂爲隱義累遷中書郎
員外散騎常侍太尉從事中郎司徒右長史給
事黄門侍郎太子中庶子領國子博士丹陽邑
中正尚書令王儉受詔撰新禮未就而卒又使
特進張緒續成之緒又卒屬在司徒竟陵王子
良子良以讓胤乃置學士二十人佐胤撰録永
明十年遷侍中領步兵校尉轉爲國子祭酒鬱

林嗣位胤爲后族甚見親待累遷左民尚書領
驍騎中書令領臨海巴陵王師胤雖貴顯常懷
止足建武初已築郊外號曰小山恒與學徒遊
處其内至是遂賣園宅欲入東山未及發聞謝
朏罷吳興郡不還胤恐後之乃拜表辭職不待
報輒去明帝大怒使御史中丞袁昂奏收胤尋
有詔許之胤以會稽山多靈異往遊焉居若邪
山雲門寺初胤二兄求點並栖遁求先卒至是
胤又隱世號點爲大山胤爲小山亦曰東山永

元中徵太常太子詹事並不就高祖霸府建引胤爲軍謀祭酒與書曰想恒清豫縱情林壑致足懽也既内絶心戰外勞物役以道養和履候無爽若邪擅美東區山川相屬前世嘉賞是爲樂土僕推遷簿官自東徂西悟言素對用成睽闊傾首東顧曷日無懷疇昔懽遇曳裾儒肆實欲卧遊千載畋漁百氏一行爲吏此事遂乖屬以世道威夷仍離屯故投袂數千剋黜釁禍思得矚卷諮款寓情古昔夫豈不懷事與願謝

君清襟素託棲寄不近中居人世殆同隱淪既俯拾青組又脫屣朱黻但理存用捨義貴隨時往識禍萌實為先覺超然獨善有識欽嗟令者為邦貧賤咸恥好仁由己幸無凝滯比別具白此未盡言今遣使承音息矯首還遲翰慰其引領亂不至高祖踐阼詔為特進右光祿大夫手敕曰吾猥當期運膺此樂推而顧己蒙蔽昧於治道雖復劬勞日昃思致隆平而先王遺範尚蘊方策自舉之用存乎其人兼以世道澆暮爭詐

繁起改俗遷風良有未易自非以儒雅弘朝高
尚軌物則汩流所至莫知其限治人之與治身
獨善之與兼濟得失去取爲用孰多吾雖不學
頗好博古尚想高塵每懷擊節今世務紛亂憂
責是當不得不屈道巖阿共成世美必望深達
往懷不吝濡足今遣領軍司馬王果宣旨諭意
遲面在近果至衡單衣鹿巾執經卷下牀跪受
詔書就席伏讀衡因謂果曰吾昔於齊朝欲陳
兩三條事一者欲正郊丘二者欲更鑄九鼎三

者欲樹雙闕世傳晉室欲立闕王丞相指牛頭山云此天闕也是則未明立闕之意闕者謂之象魏縣象法於其上浹日而收之象者法也魏者當塗而高大貌也鼎者神器有國所先故王孫滿斥言楚子頓盡圓丘國郊舊典不同南郊祠五帝靈威仰之類圓丘祠天皇大帝北極大星是也往代合之郊丘先儒之巨失今梁德告始不宜遂因前謬卿宜諳闕陳之果曰僕之鄙劣豈敢輕議國典此當敬俟叔孫生耳胤曰卿

詎不遣傳詔還朝拜表留與我同遊邪果愕然
曰古今不聞此例胤曰檀弓兩卷皆言物始自
卿而始何必有例果曰今君遂當邈然絕世猶
有致身理不胤曰卿但以事見推吾年已五十
七月食四斗米不盡何容得有宦情昔荷聖王
眄識今又蒙旌賁甚願詣闕謝恩但比腰腳大
惡此心不遂耳果還以胤意奏聞有敕給白衣
尚書祿胤固辭又敕山陰庫錢月給五萬胤又
不受乃敕胤曰頃者學業淪廢儒術將盡閭閻

搢紳尠聞好事吾每思弘奬其風未移當晨興
言爲歎本欲屈卿暫出開導後生既屬廢
業此懷未遂延佇之勞載盈夢想理舟虛席須
俟來秋所望惠然申其宿抱耳卿門徒中經明
行脩厥數有幾且欲瞻彼堂堂眞此周行便可
具以名聞副其勞望又曰比歲學者殊爲寡少
良由無復聚徒故明經斯廢每一念此爲之慨
然卿居儒宗加以德素當敕後進有意向者就
卿受業想深思誨誘使斯文載興於是遣何子

朗孔壽等六人於東山受學太守衡陽王元簡深加禮敬月中常命駕式閭談論終日胤以若邪處勢迫隘不容生徒乃遷秦望山山有飛泉西起學舍即林成援因巖爲堵別爲小閣室寢處其中躬自啓閉僮僕無得至者山側營田二頃講隙從生徒遊之胤初遷將築室忽見二人著玄冠容貌甚偉問胤曰君欲居此邪乃指一處云此中殊吉忽不復見胤依其言而止焉尋而山發洪水樹石皆倒拔唯胤所居室巋然獨

存元簡乃命記室參軍鍾嶸作瑞室頌刻石以
旌之及元簡去郡入山與胤別送至都賜埭去郡
三里因曰僕自棄人事交遊路斷自非降貴山
藪豈容復望城邑此埭之遊於今絕矣執手涕
零何氏過江自晉司空充並葬吳西山胤家世
年皆不永唯祖尚之至七十二胤年登祖壽乃
移還吳作別山詩一首言甚悽愴至吳居獸丘
西寺講經論學徒復隨之東境守宰經途者莫
不畢至胤常禁殺有虞人逐鹿鹿徑來趨胤伏

而不動又有異鳥如鶴紅色集講堂馴狎如家
禽焉初開善寺藏法師與胤遇於秦望後還都
卒於鍾山其死日胤在般若寺見一僧授胤香
奩幷函書云呈何居士言訖失所在胤開函乃
是大莊嚴論世中未有又於寺內立明珠柱乃
七日七夜放光太守何遠以狀啓昭明太子欽
其德遣舍人何思澄致手令以褒美之中大通
三年卒年八十六先是胤疾妻江氏夢神人告
之曰汝夫壽盡既有至德應獲延期尔當代之

妻覺說焉俄得患而卒胤疾乃瘳至是胤夢一
神女并八十許人竝衣帢行列至前俱拜牀下
覺又見之便命營凶具旣而疾動因不自治胤
注百法論十二門論各一卷注周易十卷毛詩
總集六卷毛詩隱義十卷禮記隱義二十卷禮
答問五十五卷子撰亦不仕廬陵王辟爲主簿
不就
阮孝緒字士宗陳留尉氏人也父彥之宋太尉
從事中郎孝緒七歲出後從伯胤之胤之母周

氏卒有遺財百餘萬應歸孝緒孝緒一無所納盡以歸胤胤之姊琅邪王晏之母聞者咸嘆異之幼至孝性沈靜雖與兒童遊戲恒以穿池築山爲樂年十三徧通五經十五冠而見其父彥之誡曰三加彌尊人倫之始宜思自勗以庇尒躬答曰願迹松子於瀛海追許由於穹谷庶保促生以免塵累自是屏居一室非定省未嘗出戶家人莫見其面親友因呼爲居士外兄王晏貴顯屢至其門孝緒度之必至顛覆常逃匿不與

相見曾食醬美問之云是王家所得便吐飧覆
醢及晏誅其親戚咸爲之懼孝緒曰親而不黨
何坐之及竟獲免義師圍京城家貧無以爨僮
妾竊鄰人樵以繼火孝緒知之乃不食更令撤屋
而炊所居室唯有一鹿牀竹樹環繞天監初御史
中丞任昉尋其兄履之欲造而不敢望而歎曰其
室雖邇其人甚遠爲名流所欽尚如此十二年與吳
郡范元琰俱徵竝不到陳郡袁峻謂之曰往者天
地閉賢人隱今世路已清而子猶遁可乎答曰

昔周德雖興夷齊不厭薇蕨漢道方盛黃綺無悶山林爲仁由己何關人世況僕非往賢之類邪後於鍾山聽講母王氏忽有疾兄弟欲召之母曰孝緒至性冥通必當自到果心驚而返鄰里嗟異之合藥須得生人葠舊傳鍾山所出孝緒躬歷幽險累日不值忽見一鹿前行孝緒感而隨後至一所遂滅就視果獲此草母得服之遂愈時皆歎其孝感所致時有善筮者張有道謂孝緒曰見子隱跡而心難明自非考之龜[illegible]

無以驗也及布卦既構五爻曰此將爲咸感應感之法非嘉遁之兆孝緒曰安知後爻不爲上九果成遁卦有道歎曰此謂肥遁無不利象實應德心迹弁也孝緒曰雖獲遁卦而上九爻不發升遐之道便當高謝乃著高隱傳上自炎黃終于天監之末斟酌分爲三品凡若干卷又著論云夫至道之本貴在無爲聖人之跡存乎拯弊弊拯由跡跡用有乖於本本既無爲爲非道之至然不垂其跡則世無以平不究其本則道實

交喪丘旦將存其跡故宜權晦其本老莊但明其本亦宜深抑其跡跡既可抑數子所以有餘本方見晦尼丘是故不足非得一之士闕彼明智體之之徒獨懷鑒識然聖已極照反創其跡賢未居宗更言其本良由跡須拯世非聖不能本實明理在賢可照若能體茲本跡悟彼抑揚則孔莊之意其過半矣南平元襄王聞其名致書要之不赴孝緒曰非志驕富貴但性畏廟堂若使麏麚可驂何以異夫驥騄初建武末清溪

宮東門無故自崩大風拔東宫門外楊樹或以問孝緒曰青溪皇家舊宅齊爲木行東者木位今東門自壞木其衰矣鄱陽忠烈王妃孝緒之姉王嘗命駕欲就之游孝緒鑿垣而逃卒不肯見諸甥歳時饋遺一無所納人或怪之答云非我願始故不受也其恒所供養石像先有損壞心欲治補經一夜忽然完復衆並異之大同二年卒時年五十八門徒誄其德行諡曰文貞處士所著七録等書二百五十卷行於世

陶弘景字通明丹陽秣陵人也初母夢青龍自懷而出并見兩天人手執香爐來至其所已而有娠遂產弘景幼有異操年十歲得葛洪神仙傳書夜研尋便有養生之志謂人曰仰青雲覩白日不覺爲遠矣及長身長七尺四寸神儀明秀朗目踈眉細形長耳讀書萬餘卷善琴碁工草隸未弱冠齊高帝作相引爲諸王侍讀除奉朝請雖在朱門閉影不交外物唯以披閱爲務朝儀故事多取決焉永明十年上表辭祿詔許

之賜以束帛及發公卿祖之於征虜亭供帳甚盛車馬填咽咸云宋齊已來未有斯事朝野榮之於是止于句容之句曲山恒曰此山下是第八洞宮名金壇華陽之天周回一百五十里昔漢有咸陽三茅君得道來掌此山故謂之茅山乃中山立館自號華陽隱居始從東陽孫遊岳受符圖經法徧歷名山尋訪仙藥每經澗谷必坐臥其間吟詠盤桓不能已已時沈約為東陽郡守高其志節累書要之不至弘景為人圓通

謙謹出處冥會息如明鏡遇物便了言無煩舛有亦輒覺建武中齊宜都王鏗爲明帝所害其夜弘景夢鏗告別因訪其幽冥中事多說祕異因著夢記焉永元初更築三層樓弘景處其上弟子居其中賓客至其下與物遂絕唯一家僮得侍其旁特愛松風每聞其響欣然爲樂有時獨遊泉石望見者以爲仙人性好著述尚奇異顧惜光景老而彌篤尤明陰陽五行風角星筭山川地理方圖産物醫術本草著帝代年歷又

嘗造渾天象云脩道所須非止史官是用義師
平建康聞議禪代弘景援引圖讖數處皆成梁
字令弟子進之高祖既早與之遊及即位後恩
禮逾篤書問不絶冠蓋相望天監四年移居積
金東澗善辟穀導引之法年逾八十而有壯容
深慕張良之爲人云古賢莫比曾夢佛授其菩
提記名爲勝力菩薩乃詣鄮縣阿育王塔自誓
受五大戒後太宗臨南徐州欽其風素召至後
堂與談論數日而去太宗甚敬異之大通初令

獻二刀於高祖其一名善勝一名成勝竝爲佳
寶大同二年卒時年八十五顏色不變屈申如
恒詔贈中散大夫謚曰貞白先生仍遣舍人監
護喪事弘景遺令薄葬弟子遵而行之

諸葛璩字幼玟琅邪陽都人世居京口璩幼事
徵士關康之博涉經史復師徵士臧榮緒榮緒
著晉書稱璩有發摘之功方之壼遂齊建武初
南徐州行事江祀薦璩於明帝曰璩安貧守道
悅禮敦詩未嘗投刺邦宰曳裾府寺如其簡

退可以揚清厲俗請辟爲議曹從事帝許之璩
辭不去陳郡謝朓爲東海太守敎曰昔長孫東
組降龍丘之節文舉北軺高通德之稱所以激
貪立懦式揚風範處士諸葛璩高風所漸結
轍前脩豈懷珠披褐韜玉待價將幽貞獨往不
事王侯者邪聞事親有啜菽之窶就養寡藜烝
之給豈得獨享萬鍾而忘茲五秉可餉穀百斛
天監中太守蕭琛刺史安成王秀鄱陽王恢並
禮異焉璩丁母憂毀瘠恢累加存問服闋舉秀

才不就璩性勤於誨誘後生就學者日至居宅狹陋無以容之太守張庆爲起講舍璩處身清正妻子不見喜愠之色旦夕孜孜講誦不輟時人益以此宗之七年高祖敕問太守王份份即具以實對未及徵用是年卒於家璩所著文章二十卷門人劉曒集而録之

沈顗字處默吴興武康人也父坦之齊都官郎顗幼清靜有至行慕黃叔度徐孺子之爲人讀書不爲章句著述不尚浮華常獨處一室人

罕見其面顗從叔勃貴顯齊世每還吳興賓客填咽顗不至其門勃就見顗送迎不越於閫勃歎息曰吾乃今知貴不如賤俄徵爲南郡王左常侍不就顗內行甚脩事母兄弟孝友爲鄉里所稱慕永明三年徵著作郎建武二年徵太子舍人俱不赴永元二年又徵通直郎亦不赴顗素不治家產值齊末兵荒與家人并日而食或有餽其粱肉者閉門不受唯以樵採自資怡怡然恒不改其樂天監四年大舉北伐訂民丁吳興

太守柳惲以顗從役揚州別駕陸任以書貴之
惲大慙厚禮而遣之其年卒於家所著文章數
十篇
劉慧斐字文宣彭城人也少博學能屬文起家
安成王法曹行參軍嘗還都途經尋陽遊於匡
山過處士張孝秀相得甚歡遂有終焉之志因
不仕居於東林寺又於山北構園一所號曰離
垢園時人仍謂爲離垢先生慧斐尤明釋典工
篆隸在山手寫佛經二千餘卷常所誦者百餘

卷晝夜行道孜孜不怠遠近欽慕之太宗臨江州遺以八杖論者云自遠法師沒後將二百年始有張劉之盛矣世祖及武陵王等書問不絕大同二年卒時年五十九

范元琰字伯珪吳郡錢唐人也祖悅之太學博士徵不至父靈瑜居父憂以毀卒元琰時童孺哀慕盡禮親黨異之及長好學博通經史兼精佛義然性謙敬不以所長驕人家貧唯以園蔬爲業嘗出行見人盜其菜元琰遽退走母問其

故具以實答毋問盜者爲誰答曰向所以退畏其愧恥今啓其名願不泄也於是母子祕之或有涉溝盜其筍者元琰因伐木爲橋以渡之自是盜者大慙一鄉無復草竊居常不出城市獨坐如對嚴賓見之者莫不改容正色沛國劉瓛深加器異嘗表稱之齊建武二年始徵爲安北參軍事不赴天監九年縣令管慧辨上言義行揚州刺史臨川王宏辟命不至十年王拜表薦焉竟未徵其年卒于家時年七十

劉訏字彥度平原人也父靈眞齊武昌太守訏幼稱純孝數歲父母繼卒訏居喪哭泣孺慕幾至滅性赴弔者莫不傷焉後爲伯父所養事伯母及昆姊孝友篤至爲宗族所稱自傷早孤人有誤觸其諱者未嘗不感結流涕長兄絜爲之娉妻剋日成婚訏聞而逃匿事息乃還本州刺史張稷辟爲主簿不就主者敦召訏乃挂檄於樹而逃訏善玄言尤精釋典曾與族兄劉歊聽講於鍾山諸寺因共卜築宋熙寺東澗有終焉

之志天監十七年卒於歊舍時年三十一臨終執歊手曰氣絕便斂斂畢即埋靈筵一不須立勿設饗祀無求繼嗣歊從而行之宗人至友相與刊石立銘諡曰玄貞處士

劉歊字士光訏族兄也祖乘民宋冀州刺史父聞慰齊正員郎世為二千石皆有清名歊幼有識慧四歲喪父與羣兒同處獨不戲弄六歲誦論語毛詩意所不解便能問難十一讀莊子逍遥篇曰此可解耳客因問之隨問而答皆有情

理家人每異之及長博學有文才不娶不仕與族弟訏竝隱居求志遨遊林澤以山水書籍相娛而已常欲避人世以母老不忍違離每隨兄霽杳從宦少時好施務周人之急人或遺之亦不距也久而歎曰受人者必報不則有愧於人吾固無以報人豈可常有愧乎天監十七年無何而著革終論其辭曰死生之事聖人罕言之矣孔子曰精氣爲物遊魂爲變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而不違其言約其旨妙其事隱其

意深未可以臆斷難得而精聊肆狂瞽請試言之夫形慮合而爲生魂質離而稱死合則起動離得休寂當其動也人皆知其神及其寂也物莫測其所趣皆知則不言而義顯莫測則逾辯而理微是以勛華曠而莫陳姬孔抑而不說前達往賢互生異見季札云骨肉歸於土魂氣無不之莊周云生爲徭役死爲休息尋此二說如或相反何者氣無不之神有也死爲休息神無也原憲云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也殷人

用祭器示人有知也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考
之記籍驗之前志有無之辯不可歷言若稽諸
内教判乎釋部則諸子之言可尋三代之禮無
越何者神爲生本形爲生具死者神離此具而
即非彼具也雖死者不可復反而精靈遞變未
嘗滅絕當其離此之日識用廓然故夏后明器
示其弗反即彼之時魂靈知滅故殷人祭器
顯其猶存不存則合乎莊周猶存則同乎季札
各得一隅無傷厥義設其實也則亦無故周人

有兼用之禮尼父發遊魂之唱不其然乎若廢偏攜之論探中途之旨則不仁不智之譏於是乎可息夫形也者無知之質也神也者有知之性也有知不獨存依無知以自立故形之於神逆旅之館耳反其死也神去此而適彼也神已去此館何用存速朽得理也神已適彼祭何所祭祭則失理而姬孔之教不然者其有以乎蓋禮樂之興出於澆薄俎豆綴兆生於俗弊施靈筵陳棺槨設饋奠建丘壠蓋欲令孝子有追思

之地耳夫何補於已遷之神乎故上古衣之以薪弃之中野可謂尊盧赫胥皇雄炎帝蹈於失理哉是以子羽沈川漢伯方擴文楚黄壤士安麻索此四子者得理也忘教也若從四子而遊則平生之志得矣然積習生常難卒改革一朝肆志儻不見從今欲翦截煩厚務存儉易進不裸尸退異常俗不傷存者之念有合至人之道孔子云斂首足形還葬而無椁斯亦貧者之禮也余何陋焉且張奐止用幅巾王肅唯盥手足

范冉殮畢便葬奚珍無設筵几文度故冉為樽子廉牛車載柩叔起誡絕墳隴康成使無卜吉此數公者尚或如之況於吾人而當華泰今欲髣髴景行以為軌則儻合中庸之道庶免徒費之譏氣絕不須復魄盥洗而斂以一千錢市治棺單故裙衫衣巾枕履此外送往之具棺中常物及餘閣之祭一不得有所施世多信李彭之言可謂惑矣余以孔釋為師差無此惑斂訖載以露車歸於舊山隨得一地地足為埳埳足容

棺不須塼甓不勞封樹勿設祭饗勿置机筵無用茅君之虛座伯夷之杅水其蒸嘗繼嗣言象所絕事止余身無傷世教家人長幼內外姻戚凡厥友朋爰及寓所咸願成余之志幸勿奪之明年疾卒時年三十二歆幼時嘗獨坐空室有一老公至門謂歆曰心力勇■能精心生但不得久滯一方耳因彈指而去歆既長精心學佛有道人釋寶誌者時人莫測也遇歆於興皇寺驚起曰隱居學道清淨登佛如此三説歆未死

之春有人為其庭中栽柿歊謂兄子弇曰吾不見此實尒其勿言至秋而亡人以為知命親故誄其行迹謚曰貞節處士

庾詵字彥寶新野人也幼聰警篤學經史百家無不該綜緯候書射棊筭機巧並一時之絕而性託夷簡特愛林泉十畝之宅山池居半蔬食弊衣不治產業嘗乘舟從田舍還載米一百五十石有人寄載三十石既至宅寄載者曰君三十斛我百五十石詵嘿然不言恣其取[illegible]隣人

有被誣爲盜者被治劾妄款詵矜之乃以書質錢二萬令門生詐爲其親代之酬備隣人獲免謝詵詵曰吾矜天下無辜豈期謝也其行多如此類高祖少與詵善雅推重之及起義署爲平西府記室參軍詵不屈平生少所遊狎河東柳惲欲與之交詵距而不納後湘東王臨荆州板爲鎭西府記室參軍不就普通中詔曰明敭振滯爲政所先旌賢求士夢佇斯急新野庾詵止足栖退自事却掃經史文藝多所貫習頴川庾

承先學道黃老■涉釋教並不競不營安兹枯槁可以鎮躁敦俗詵可黃門侍郎承先可中書侍郎勒州縣時加敦遣庶能屈志方蕢鹽梅詵稱疾不赴晚年以後尤遵釋教宅內立道場環繞禮懺六時不輟誦法華經每日一徧後夜中忽見一道人自稱願公容止甚異呼詵爲上行先生授香而去中大通四年因晝寢忽驚覺曰願公復來不可久住顏色不變言終而卒時年七十八舉室咸聞空中唱上行先生巳生彌陁

淨域矣高祖聞而下詔曰旌善表行前王所敦
新野庾詵荆山珠玉江陵杞梓靜侯南度固有
名德獨貞苦節孤芳素履奄隨運往惻愴于懷
宜謚貞節處士以顯高烈詵所撰帝歷二十卷
易林二十卷續伍端休江陵記一卷晉朝雜事
五卷總抄八十卷行於世子曼倩字世華亦早
有令譽世祖在荆州辟爲主簿遷中録事毎出
世祖常目送之謂劉之遴曰荆南信多君子雖
美歸田鳳清屬桓階賞德標奇未過此子後轉

諮議參軍所著喪服儀文字體例莊老義跡注筭經及七曜歷術并所製文章凡九十五卷子季才有學行承聖中仕至中書侍郎江陵陷隨例入關

張孝秀字文逸南陽宛人也少仕州為治中從事史遭母憂服闋為建安王別駕頃之遂去職歸山居于東林寺有田數十頃部曲數百人率以力田盡供山衆遠近歸慕赴之如市孝秀性通率不好浮華常冠穀皮巾躡蒲履手執并櫚

皮麈尾服寒食散盛冬能臥於石博涉羣書尋
精釋典善談論工隸書凡諸藝能莫不明習普
通三年卒時年四十二室中皆聞有非常香氣
太宗聞甚傷悼焉與劉慧斐書述其貞白云
庾承先字子通潁川鄢陵人也少沈靜有志操
是非不涉於言喜愠不形於色人莫能窺也弱
歲受學於南陽劉虬彊記敏識出於羣輩玄經
釋典靡不該悉九流七略咸所精練郡辟功曹
不就乃與道士王僧鎮同遊衡岳晚以弟疾還

鄉里遂居于士臺山鄱陽忠烈王在州欽其風味要與遊處又令講老子遠近名僧咸來赴集論難鋒起異端競至承先徐相酬答皆得所未聞忠烈王尤加欽重徵州主簿湘東王聞之亦板爲法曹參軍並不赴中大通三年廬山劉慧斐至荆州承先與之有舊往從之荆陜學徒因請承先講老子湘東王親命駕臨聽論議終日深相賞接留連月餘日乃還山王親祖道并贈篇什隱者美之其年卒時年六十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世之誣處士者多云純盜虛名而無適用蓋有負其實者若諸葛璩之學術阮孝緒之簿閥其取進也豈難哉終於隱居固亦性而已矣

列傳處士第四十五　梁書五十一